

逍遙與拯救

——基督徒如何看道家學說——

講員：洪予健牧師

按：本篇信息出自 2010 年 12 月 3 日「信仰與文化」系列講座，內容見窺睹微，思辨洞達。講員為加拿大溫哥華浸信會信友堂主任牧師、中國福音會加拿大區會董事，授權中國福音會台灣區會整理文字稿，2011 年 5 月初上網，歡迎弟兄姐妹傳閱及傳福音之用。信仰與文化講座是由北美浸信會信友堂與溫哥華短宣中心主辦、中國福音會加拿大區會協辦，自 2004 年舉辦至今。

【演講文字稿】

首先讓我們來看兩段聖經。第一段聖經看約翰福音 1 章 1-5 節：「太初有道，道與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這道太初與神同在。萬物是藉著他造的。凡被造的，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。生命在他裏頭。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光照在黑暗裏，黑暗卻不接受光。」下面我們再來讀一段聖經，箴言 9 章 10 節：「敬畏耶和華，是智慧的開端；認識至聖者，便是聰明。」

在中國的知識份子都知道，八〇年代末基督教熱時，有一個基督徒學者叫劉小楓，他到歐洲留學回來，寫了一本書叫《拯救與逍遙》，當時這本書第一次帶給讀書人對基督信仰的興趣。他是從基督信仰的觀點看中國文化的問題。今天我們講「逍遙與拯救」，這跟上一講的題目對稱，上一次我們講基督徒當如何看孔子的時候是說「教化與拯救」，因為孔子的最大特點是要教化人、教導人，孔子本人是老師，他收弟子。那麼道家完全是另外一種形態，它裏面講的不是教化，而是逍遙。儒、釋、道這三教對中國人的心靈有很大的、特別的影響。

諸子百家在春秋戰國時期，差不多都談道。孔子也談道，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。「道」這個稱號沒給儒家，卻給了老莊學派。為什麼？因為在他們的體系中，「道」有更中心、更重要的位置。約翰福音說「太初有道」那一段，我們要從神的啟示看道，道家的「道」則是從另一個角度切進的。如果說儒家是從道德價值方面出發、講仁義理智信，重視的是建立一種倫理秩序的話，道家更重視的是所謂人生的智慧。真智慧從哪裏出來呢？剛才箴言那段經文說「敬畏耶和華，是智慧的開端」。請注意，不是敬畏耶和華就表示你智慧全了，而是只有敬畏耶和華才讓你真正開始走上智慧的道路，這才是開

端而已。那麼我們就可以這樣說，無論儒家、道家，儘管道家以智慧標榜，確實，它與儒家相比顯出不同的思想深度，有很多智慧，但是它講的智慧與聖經所講的智慧還是差一個級別，它甚至還沒有到聖經所講的智慧開端。下面我們就來好好比較一下。

一· 為何要對道家有所知曉？

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呢？坦白來說，我自己過去是理工背景，孔子這套東西也知道一點，因為七〇年代中國搞「批林批孔」，我奉命辦一個批孔的展覽會，我是負責的人，所以就好好讀了一些孔子的書，可是中國沒有搞批老莊，所以我對老莊的東西沒什麼了解，一直等到我在維真神學院學基督教研究的時候，我想研究總得有個方向吧，我的方向就是基督教信仰與中華文化，為了這個研究題目，才第一次讀老子、莊子相關的書，打了一個基礎。

我不知道我們當中讀過老子五千文的有多少人？……我看，少數有幾個，大部份都沒看過。看過莊子的有幾位？也有幾位。舉手的人不多，在我預料中，本來嘛，誰會真的去讀他們的原文呢？但是你不要說你沒讀原文就不受老莊的影響，其實你是很受影響的！作為中國人，作為華人知識分子，你在讀其它文章的時候，文人騷客寫的東西常有很多引文就把這些老莊的警句傳給你了，慢慢你就知道一點內容意義，即使你沒有系統地讀過。

1· 道家的影響力僅次於儒家

中國春秋戰國時諸子百家興起。漢代自董仲舒獻策漢武帝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之後，諸子各家大多一蹶不振，銷聲匿跡，再也站不起來了，但是有個很奇特的現象，唯獨老莊道家學說不然，它挺然傲立，長存不衰，它在中國文化史上竟然能以「在野」的身份與官方主導的儒學並存共流，兩千年來一同支配著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思維模式、價值取向和情趣格調。

我們說三教——儒、釋、道，釋就是佛家，佛家是指那些對宗教特別有興趣的。正如當初利馬竇來到中國時，他想佛教既是宗教，他就穿著和尚服與中國的士大夫打交道，後來他發現知識份子根本看不起佛教，佛教的最大影響是在民間，並不在文人學士裏。士大夫、知識分子、文人學士裏面沒什麼特別的、很深的宗教傾向，所以差不多就是儒、道兩家交相輝映，支配著他們的一生。

著名國學家陳耀南教授（曾是臺灣大學、香港大學的中文教授，後來信了主），他指出：「老莊之徒，在先秦，是儒家以至其它各派的嘲笑者（他們是站在儒家的對立面出現的）；在魏晉，他們是兩漢經師的取代者，因漢朝罷黜百家，到了魏晉南北朝時，道家就走到前面了。黃老學說成為兩漢京師的取代者（所謂京師，就是走到了主導的地位）；在南北朝，他們是隋唐佛教的先行者。（大家知道，佛教是在隋唐時興盛的。佛教能興盛，是因道家在前面某些地方所宣揚的東西與佛教接近有關，所以陳教授說是隋

唐佛教的先行者。) 從古到今，中國隱士（在野的），以及絕大多數的詩人、畫家、音樂家，都是他們的同志。」

在中國的士大夫中，道家提供了一種人生的志趣。它所謂的逍遙於天地之間，那種自然的情調，是在審美的角度上給中國文化帶了非常濃重的一筆。如果說，儒家擺出來的是一種官態、一本正經的面孔的話，道家就帶給人一種稍微輕鬆和逍遙的局面。所以，藝術家們的風格，例如李白，顯然就受到了道家的影響。

2· 道家是讀書人的避風港灣嗎？

這個問題是我們今天特別要講的，與傳福音很有關係。陳耀南教授說，他那時在澳洲信主後，辦講座，人家知道他過去是在國學方面很有造詣的專家，現在成了基督徒，就想聽聽他是怎樣講中國文化的。他看到一位臺大中文系的老同學，就說你來聽我作見證。他的同學說，免了罷，我們讀書人有煩惱自會去找莊子，我知道你們講基督教相信人生的盡頭就是上帝的開頭之類的東西。我們有煩惱就去找自己的莊子，他的東西讀一讀，感到心曠神怡，可以解脫一下。這樣的話對陳耀南教授是一個刺激，他才曉得原來中國讀書人之所以對福音保持一種若離若即的態度，原來是與道家的態度有關。

儒、道兩家很多人寫文章，包括林語堂，都是說前者入世、後者遁世，要消極避世、不要鋒芒畢露。消極無為的方式好像確實為中國的讀書人同時預備了進、退之道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通常一個讀書人想要奮發有為、想創一番事業的時候，就一定要從孔孟儒家當中受教誨、得激勵，都要拿出「修身、治家、齊國、平天下」這種氣概來表明自己；如果仕途不順、功名不就，老莊道家之說也可以成為精神安慰，作為人生的退路。

劉小楓在《拯救與逍遙》中說，自從中國第一個大詩人屈原投汨羅江，直到清朝結束時，最後一個中國的國學大師王國維投昆明湖，這當中再沒別人投江了，為什麼？劉小楓說因為他們後來在道家裏找到了退路。孔子時期，道家還沒顯出作為來。後來都在道家裏尋到他們的退路了。大家都知道蘇東坡（雖然沒有讀過蘇東坡的詩，但至少吃過東坡肉，東坡肉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），杭州有個蘇堤，當初是他幫助修建的。蘇東坡讀了《莊子》後，說出心中感言：「小舟從此逝，江海寄餘生。」如果官場失意、受到排擠，他就在江湖中度過餘生，逍遙寄情於山水之間，這是他最後對自己的安慰。陶淵明也是對官場失望後，寫了《桃花源記》，裏面有一段重要的話：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」就是過著隱士生活，叫歸隱，這是很體面的一件事，很瀟灑又很清高，顯出自己的清流風骨，不和你官場同流合汙。如果你很有志氣，你說天下黑暗，要救黎民百姓於黑暗痛苦之中，那就拿出儒家氣派來救黎民百姓，如果你覺得你救不了，便只好去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，這種境界是讀書人的一種自我安慰。

我們傳福音時常發現，知識分子在遇到人生煩惱、挫折時，常會自覺或不自覺的使用老莊之道來逃避基督福音的拯救，他們雖然沒有把道家著作認真讀一遍，但這種情懷是通過其它間接方法感染到的，只用兩句詩就得其精髓了。陳耀南教授的那位老同學說讀書人有自己的莊子，有煩惱就去找莊子。林語堂說，很多讀書人在作官的時候會以儒家面目出現，但骨子裏仍然是個道家，即所謂「儒表，道裡」。這樣，你向他傳福音時，會發現他若即若離，他只是抱著欣賞一番的態度，中國知識分子很樂意作一個旁觀

者，冷眼看看的心態，他自己不會太投入，對任何要投入的事情會帶著懷疑的態度。但是，如果你置身於基督福音之外，你真能夠逍遙嗎？這就是我們要問的。如果逍遙真的能成功，耶穌基督就不必來捨命救贖人了，因為這條十字架的道路實在太沉重，假如真有逍遙這條路，祂又何必受那樣巨大的痛苦呢？

2· 向知識分子傳福音必須認識道家

我們向一切具有道家情懷的知識分子傳福音時，必定面對這個關乎生命的嚴肅問題。你自己逃避於基督的福音之外，真能夠逍遙解脫嗎？道家實際上只是給你「二者擇一」的選擇，它是作為儒家的對立面提供出來的。從所謂的「解脫出路」的感覺來說，儒家認為人就像勇往直前的過河卒子，而道家是隨時可以退的，所以道家被當成一條出路。真正的一條人類的出路到底在哪裏？從「解救」的角度來講，是道家遲早要面對的問題，也正是基督已回答的問題。當儒家關心黎民百姓、社稷而憂國憂民的時候，道家關心的是個體的生存、個人的生命情態，這是向內性的態度。

接下來，讓我們在基督真理的大光前，來認識道家學說在回應上帝普遍啟示中所作的貢獻。講到中國文化，特別是講到這些先賢的時候，我們絕不採用文化大革命的態度，說要與舊傳統徹底決裂，說那全是「封、資、修」要一棍子打死。這根本是不理性的態度，也是不尊重歷史的態度。其實，作了基督徒以後，我們更會知道人自己算不了什麼，從人的角度來講，不管是孔子、老子、莊子，他們確實都是人類智慧傑出的表率，一般凡夫俗子是不能與他們同等而語的，本來我們也只能在他們下面作弟子。但是，今天我們得到了基督的大光照耀，就不能再落入各種偶像學說之下，而要能完完全全靠基督的福音站立起來。因此，我們可以照著真理的光，肯定這些先賢們在思想學說上和人類智慧上的某些貢獻，這些貢獻是孔子、老子、莊子在上帝的普遍啟示之下所作出的回應，但他們本身所說的話並不是上帝的普遍啟示。聖經說的是特殊啟示，因為上帝的普遍啟示是不用言語來表達的。在上帝普遍啟示之下，人作為被上帝造的，他有個回應，孔子作了道德、價值、是非上的回應，這是非常好的，這是在普遍啟示之下。但也要知道，孔子、老子、莊子一樣也是罪人，他們有被肯定的一面，一定也有迷失的一面，因為他們和我們一樣都需要基督寶血拯救，所以我們同時也要看出世人的罪性，既然他們也是世人之一，就一定會反映於他們的學說之中。基督徒要有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和方法，就是看什麼事情都要看清楚，因為人是完全的敗壞，這個敗壞不僅是在情欲上，也在理性和思想上。

我們要消除老莊道家對基督徒靈命成長的負面影響，好更加認識基督真理的豐富和寶貴。講到群體裏的配搭合作精神，中國知識分子是非常缺少合作精神的，要嘛就作頭，有本事的人就不去做幫助性、配搭性的工作，因為一山不能容二虎。（如果一隻虎是儒家，另一隻虎就作道家去了。）兩千年來，這嚴重影響著我們的心態，在教會建造方面也產生了看不見的負面影響。為什麼很多人信主後很難委身於一個群體？他只是委身於自己的志趣，當他對這事覺得與自己興趣吻合、在其中如魚得水時，他就來了，不是因為愛這個群體，而是這裏的志趣正好與他相同；一旦日後有點什麼不如意的事，他就毫不留情地退出，群體本身對他沒有價值上的珍貴。我今天給大家指出這一點，以後向知識分子傳福音時，就知道為什麼有人願意聽道卻不願意行道，原因就在這裏面。

二·世人心目中的道家

1·百科定義

維基百科：道家是以老子、莊子為代表的中國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中最重要思想學派之一，強調「整體論」、「機體論」的世界觀，重視人的自由。莊子《逍遙遊》對自由的解釋與聖經的不一樣，但它很強調人裏面的個體自由，這很有意思，人的自由是個體的，但它重視的卻是整個宇宙的整體論，不是社群的整體論。而這個宇宙是一個有機體，所以對這兩者，它的說法一點不錯。下面再看中國的百度百科，中國的就打上意識形態的記號了：道家，先秦時期的一個思想派別，以老子、莊子為主要代表。道家的思想崇尚自然（這倒沒錯），但它又加上一句——有辯證法的因素（如果這是肯定的話，那也是照著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去肯定它，因為馬克思有辯證法的因素）以及無神論的傾向。

「清靜無為，反對鬥爭」不是積極的人生觀。中國是要與天鬥，社會都在進步，你怎麼可能消極？其實它主張清靜無為、反對鬥爭的部份是它的優點。百度講它的缺點，被認為是優點；百度講它的優點，被認為是缺點。所以我告訴大家，世人眼中的定義，在基督徒看起來如果都與非基督徒一樣的話，那就慘了！（基督徒與他們還有什麼不同？不過是比他們多點愛心，卻在真理的識別上、在文化上沒什麼差別。）你讀兩個百科的定義時，就知道裏面完全沒有真正的中立，從你的先驗、你本身的價值取向、你帶什麼眼鏡看它，你就會讀成什麼。

2·為什麼老莊足以代表道家呢？

這兩個百科定義之中有一點是相同的：道家實際上都用老莊來代表。在這一點上，不管是左、中、右派，都是學術界一致認同的。這就是為什麼我今天講道家只講老莊就夠了。中國文化研究院的一個網站上，我選了一段話（這既然是學術界的共識，所以從哪裏選都沒差別）：「因為老子創立了道的理論體系，奠定了以道為旨歸的道家思想基礎（這就是為什麼孔子也講道卻不被稱為道家，而老子講道就叫做道家，因為道是老子的核心論），以自然無為作其基本價值觀與方法論（這點他說得沒錯），其著作《老子》更是道家學派的第一部系統著作；莊子則是先秦道家思想集大成者，所以二人成為道家的代表人物。」

如果只有老子、沒有莊子的話，道家思想也不能發揚光大，這等於只有孔子而沒有孟子的話是不行的，孔子思想能被繼承，孟子起了很大的作用。這就好像沒有柏拉圖，人就不知道蘇格拉底是誰。莊子是以講故事聞名的，很多人不一定抓住老子五千字的著述，因為講得太玄妙，讀著、讀著就讓人頭昏了，但是莊子用很多的故事把老子的東西普及化，傳開來。很多人不一定懂裏面的思想深奧的地方，但卻喜歡那些故事，因為挺有趣、挺有想像力的。所以莊子就成為先秦道家思想集大成者，二人成為道家的代表人

物。以後的一些人在這方面沒有顯著的貢獻，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，這就是為什麼老莊足以代表道家。

3·老子其人其作

老子憑著他一本五千言的傳世之作《道德經》，確立了他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非凡崇高的地位，這是世所罕見的。很多人對他的生平、名字、每一點都有疑問，有人說他姓李，名耳。但問題是春秋戰國時，李姓還沒出現，是後來加上去的，為什麼？因為皇帝姓李等等之類的說法，這在學術界還有爭論。當年他要出嘉峪關時，守關的官員說，你既然這麼有智慧，總要給後世留下點東西吧，於是他揮筆寫下了五千字，然後他就西行，再也找不到他了，很瀟灑。他完完全全歸隱了，只靠五千字就成了世界文化史上、中國文化史上的奇觀；一篇作文，就確立了他在中華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，世上只有他一人如此。

林語堂說，最大的警句作者是老子的《道德經》，字字珠璣。孔子對老子的印象是《史記》司馬遷所記載的：「鳥，吾知其能飛；魚，吾知其能遊；獸，吾知其能走。走者可用網縛之，遊者可以用鉤釣之，飛者可以用箭取之。至於龍，吾不知其何以？龍，乘風雲而上九天也。吾所見老子也，其猶龍乎？學識淵深而莫測，志趣高邈而難知；如蛇之隨時屈伸，如龍之應時變化。」老子既是孔子的對立面，這兩位文化名人還相見過，老子比孔子大二、三十歲，孔子在年輕時去找過老子談話，孔子很謙卑的學生姿態，老子是一個老師姿態，就指點他。事後人家問孔子，你和老子見了面以後，對他有什麼印象呢？孔子就講了這段話，意思是：我見到的老子像龍。其它的我都能對待，你若是獸，我就用網把你抓起來；你若是魚，我就用魚鉤把你釣起來；你若是鳥，我就用箭把你射下來。可是我見了老子、和他談過話以後，我卻感到像是在雲霧裏。孔子這麼聰明的人，連他看到老子都覺得他很神秘，非常奇怪。

若要認識老子，就通過孔子來認識老子。孔子講的話，每一句聽起來都是道德上的話，可是老子講的是智慧上的話；孔子要你辨是非，可是老子要你不要辨是非，只要遵循自然。老子顯示出一種高深莫測的一面，你會被他弄得一頭霧水。孔子講的好像是很務實的，做人的道理就是這樣，沒什麼好去爭論的，善就是善、惡就是惡。可是老子講的完全是一種很抽象、虛無縹緲的，老子可說是意義上的哲學家，孔子算是思想家。思想家和哲學家的區別就是，凡人類能從智力上作出各種各樣回應的，叫思想家，他有很多洞見、知識、智慧可以告訴人們；哲學家是專門在智力上給你一種特別建構的人。香港有人這樣說，老子是第一哲學家。老子好像是為了認識而認識的這麼一個目的，為知識而知識，甚至可說是反智的，但他也確實引入了一些更深刻的東西，我們後面再詳細來看，為什麼連孔子對他也不得不佩服。

4·莊子其人其作

莊子名周，春秋宋國人（現今河南東部），老子說他是楚國苦縣人。有些人喜歡說老子代表南方文化、孔子代表中原北方文化。他著有《莊子》，分為內篇（7篇）、外

篇（15篇）、雜篇（11篇）。很多人說《雜篇》不一定是莊子寫的，《內篇》則絕對是莊子寫的。他最重要的代表性著述有兩本：《逍遙遊》和《齊物論》。

《齊物論》是表明世界萬物都是等觀的，人和物、天地都融為一體，本身沒有高低貴賤之分，大家都一樣。《逍遙遊》是對人生最高境界的嚮往。莊子善於用寓言故事來說明深奧的哲理，他的文采很強，修辭活潑生動，比喻奇特誇張，意境飄逸深遠，深得文人喜歡，留給後世大量的想像和回味。很多人覺得老子太沈重、太莊嚴，「老子」聽起來又太老了，莊子感覺上挺逍遙的，可以活到八十幾歲。有一些成語就是從莊子許多故事而來的，例如鯤鵬展翅、莊周夢蝶、井底之蛙、朝三暮四、螳螂捕蟬黃雀在後、安知魚樂、無用之用、庖丁解牛、邯鄲學步、貽笑大方……，都是耳熟能詳的成語，每個成語背後的故事深深影響了中國文化。

5· 插錄：「道家」與「道教」的區別

道家和道教，都有個「道」字，他們之間有沒有「血緣」關係呢？很相近嗎？翻成英文都是一樣的 Taoism。道家是哲學上的學派，而道教是中國土產的宗教，有人覺得它們兩者有根源上的聯繫。是有的，但這個聯繫是道教牽強附會到道家去的。從他們二者的思想本源上看，道家講的和道教講的有很大的不同，因此有人說道家和道教之間的差別就等於 dog and hotdog（狗和熱狗）的差別。你吃 hotdog，我們知道你吃的不是狗，而是香腸和肉，這個肉也絕對不是狗肉，hotdog 與 dog 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。道家和道教這兩者，從他們原本的真正主張上來講是風馬牛不相及的。「道家」思想是哲學學派，「道教」是東漢晚期在中國本土產生的宗教信仰，但道教依附到老子，把老子封為「真人」（莊子被封為南華真人），把他們先封好，有「拉大旗當虎皮」的用意。

「道教」的真正內容又是什麼呢？我就用陳耀南教授在《中華三教與基督福音》書中的一段話作為介紹，它是由「上古種種原始信仰的演化匯集，變老莊為神靈，吸取了儒家的倫理和佛教的義理，又把本土的、由印度和西域經佛教而來的種種神靈組織轉化，所構成的一個非常複雜的宗教信仰系統……，是中國老百姓屬世、功利、人本、樂生……等性格的集合與反映。」道教真是多所摻雜啊！

讀書人喜歡金榜題名、讀書作官，結果道教要你拜文昌君；你想長生不老嗎？它就搞煉丹術；你想享受房事之樂？它也供應你房中術；你想發財，它就弄個財神給你，拜元始天尊等等，這就形成了中國唯一的土生宗教——道教，它把民間信仰的方法攪和在一起。（北京有個白雲觀，就是個道觀。）如陳教授說的，它不是給那些要思想的人樹立的宗教，因為知識分子進去後發現它裏面沒什麼思想可供應，還不如佛教的道理。道家完全不把生死當作一回事，道教卻很看重長壽，要搞煉丹術、氣功……這些完全與道家沒關係。道教完全是個民間宗教，是功利性的，它裏面的體系根本是牽強附會的，完全不值一談，所以請注意，我們今天講的是「道家」而不是講「道教」。

三· 道家的看見與迷失

我們先來看聖經的使徒行傳 17 章 26-28 節，當年保羅到雅典的時候，請注意，雅典當時是文人學士薈萃的地方，保羅就向那些在雅典拜很多神的人說，上帝是「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，住在全地上，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要叫他們尋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，其實祂離我們各人不遠」。希臘的文明是當時世界文明的高峰，希臘文化成為西方文明中很重要的組成部份，而這其中有上帝的美意。為什麼說上帝其實離他們不遠、可以揣摩而得呢？我自己的體會和領受是，他們確實揣摩了不少有關神的事情，因為住得離他們不遠，所以在普遍啟示中，他們的回應是在人類各種回應當中最高的。然後，保羅接著說：「我們的生活、動作、存留，都在乎祂，就如你們作詩的。有人說『我們也是祂所生的』。」請注意，他引的就是希臘詩人的原詩「我們也是祂所生的」。雖然他們還沒有相信上帝，完全在基督之外，但是他們有些想法已經靠近了。從這個角度說，道家有不少想法距離上帝比儒家的想法還近一點，所以我講他們是有所揣摩的，在這方面可以肯定他們。

對他們的揣摩有所肯定，但我們無論做什麼都要把兩面牆築好，反面的也要看清楚，他們再怎麼揣摩還是不明白，也不是真正尋求上帝的人，所以詩篇告訴我們「耶和華從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沒有，有尋求神的沒有。他們都偏離正路，一同變為汗穢，並沒有行善的，連一個也沒有」。這句話包括所有在希臘文明中的人，也包括老子、孔子等所有的世人，都不是真正尋求上帝的、都不是真正明白的人。在這兩段經文的對照之下，我們來看道家有哪些迷失。

1· 道家對「道」的看見與迷失

老子最有名的一句話，就是第一句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！」（《道德經》1:1）

很多人讀了這句話就不再往下讀了，就算是讀過老子了。最主流的解釋是，第一個「道」是名詞，第二個「道」是動詞，道如果可以被表達出來的話，它就已經不是恒常的、不是真正永遠不變的大道了。遠志明牧師寫過一本有關老子的書，他對這第一句話就不同意了。（請注意，我在這裡講的「道」並不是我們通常聽的道。）但是，主流解釋不是只從這第一句話裏看出來，而是根據老子一貫思想出來的。「道可道」，一個道，所謂的道，至高的、宇宙統攝萬有的、貫穿一切的、能產生一切果效的那個真正至高的原則，我無法給你講清楚，一講出來，就失真了。「名可名，非常名」，意思是如果想要給那個「道」一個名字的話，那就不是「道」原本的名字，所以給它取名字也會取歪，也會出問題。

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！寥兮！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地母。吾未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吾強之名曰大。」（《道德經》25:1-4）

這就聯合起來了，從它的上下文對照更清楚。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」，有一樣東西，比天和地更早的，在有物混成以前就已經先有了。「先天地生」的是什麼呢？就是「寂兮！寥兮！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」的那樣東西。「寂兮寥兮」表明非常的孤單，沒有別的東西了，只有它獨立著，非常的寂寞孤單，沒有其他的同行者。這個道是「獨立而不改」的，沒有其他的，因為天地還沒出現，它當然就是獨立的。「不改」是

什麼意思？就是永恒的、恒常的、永遠不變的。（這符合上帝的道是永遠不變的意思。）「周行而不殆」，表示它永遠在周而復始地運動著，永遠不會疲勞，能量就是它裏面的東西。它「可以為天地母」，即天地從它而出。「吾未知其名」，就是我不知道它的名字，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，它是沒有形狀的，只大概知道它是不改變的，假如我能知道它的名字，就會完全知道它了；如果一定要給它取個名字，只能先叫它「道」，給它這一個字吧，「字之曰道」，我先將就著取名為「道」。「吾強之名曰大」，就是如果一定要說它是怎樣的，那就進一步再說一點兒，說它是最大、最高的，我對它的了解就這麼點兒。以上是主流的解釋。

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」（《道德經》25:6-7）

這句話什麼意思呢？「道」至高，人是極小的，人其實跟在地後面，人只能歸隨於地，好像人是從土裏出來的。「人法地」，人是歸在地的規則下面，人最多只能在地上效法地上的規律。地呢？它可以效法天，地就歸給天了，地跟隨天、天帶著地。天呢？天就效法道。請注意，這裏和孔子的儒家學派有一個很大的不同，儒家學派中最高的是天，所以說「禍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」；可是老子認為最高的是天後面的「道」，是人不清楚的那個「道」才是最高。「天法道」，天是從「道」那裏出來的，所以「道」比天更高。那麼，「道」又跟隨誰呢？「道法自然」，請注意這個「自然」不是指天地，否則就又倒過來了！意思就是說「道」其實只聽隨它自己、發揮它自己，它自己有一套完全的、自然的道理。於是這個道理就構成道家的順乎自然、順乎大道而行。「自然」在這裏是「道」的核心，它完完全全是天然混成的，沒有任何人為的。

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」（老子《道德經》）

什麼是芻狗？芻就是草的意思，動物反芻就是把草翻出來再吃；芻狗就是古代祭祀用的稻草狗，做完祭祀後扔掉，根本不把它當回事的。天地從道而生，道為天地之母，這裏面實際上隱含了從「道」出來的意思，不講情感、沒有激情、不會對什麼事情特別優待或慢待；在它看來，萬物從它出來都是一模一樣的，人、狗、芻狗其實根本沒什麼不同。這就是所謂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」的意思，它就是要你淡薄，不要太投入、太用情、太激動，情在道家裏是要排除的東西。

以上是老子講的「道」，下面看莊子講的「道」。莊子講道與老子講道，出發點有一些不同，但今天的講座不是一個專門比較學說的講座，所以就不去談它了。而莊子講的是比較具體的。

「道不可聞，聞而非也；道不可見，見而非也；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。」（莊子《知北遊》）意思是，「道」是不會讓你聽見的，你若能聽見的就不是那「道」；我既然講不出，你也聽不到，你若見到了，就不是那個道了；你若能說出來的，也不是。這就增加「道」的神秘性。神是個靈，沒有物質的形體，人是看不見祂的，如果以這個角度講，天地空間和物質算是有，那「道」就是真正的無，莊子說「有」是從「無」而來的，「道」就是無的。上帝造天地也不是從可見之物裏造出來的，所以莊子有很深刻揣摩而得的東西。

看見之處：

a) 我們所處的天地萬物都不是自有而永有的。創世記 1:1：「起初，神創造天地。」在天地以前，有一個起初，太初有道，這一點他們摸到了。太初，在天地之先有一個更高的存在，這個存在肯定不是現在看到的存在，現在看到的存在是有形的存在，那與有形的對立的就是無形的存在。所以，他看到了，想到了，揣摩到了。

出埃及記 3:14 一段對話，主要是上帝對摩西說話。老子不是說這個「道」不知叫什麼名字嗎，這就好像在說：你叫什麼名字呢？我真的不能叫你，你是自然的，你只是你自己。所以老子從這個地方摸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。當摩西問上帝：「你是誰呢？」上帝對摩西說：「我就是我！」其它的不能講，好像「道法自然」之說——你就是你！我發自我自己，我就是這樣，你人還要用什麼我創造的東西來表達我嗎？一切都是我創造出來的，所以上帝說「I am who I am.」就翻譯成「我是自有永有的」。從某種角度來說，「先天地生……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」，就表示是原本已有的，而且他也說了是永遠有的、不殆的、不變的，也是自有、永有的。所以這裏面有他們揣摩出來的，對上帝某些屬性的感悟之語。

b) 一切的有形存在，都來自於一個更高的永恒本源，就是道。他們認為無在有之先，一切的有形存在都是變化的，不變化的就不是恒常的，而是短暫的、要過去的。這一點他們想到了，一定有個更高的永恒本源，他們認為就是那「道」。（道家把道擺到這麼高的位置上，所以「道家」這個詞才給了他們。）「太初有道，道與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」（約翰福音 1:1）請注意，他們只能感悟到太初有道，然後就不知道了，無法對道有進一步的描述，因為這必須從基督的啟示才能知道。

c) 那道以「無」為其存在方式，為「眾妙之門」，實在不是人憑經驗和理性可以把握、憑言語可以表達的。所以他反對孔子的教導文章，因為他不覺得人要多讀書、要憑經驗、理性去怎樣行，老子說，人不出戶能知天下事，只要知曉那「道」的本質，就知天下事是萬變不離其宗。老子對孔子的活到老學到老那一套東西根本不買賬，老子說不是憑人的經驗、理性，也不是言語可以表達的，那知識是一種直覺，是眾妙之門。「無」，就其存在的方式來說，你看不見對象，你只能放在玄思裏。這裏面也有他揣摩到的地方，就是羅馬書 11 章 33 節：「深哉，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。他的判斷，何其難測，他的蹤跡，何其難尋。」人真能尋到祂、測度祂嗎？人憑靠自己想破了頭都沒用！大家說話都是互相「交換無知」而已。人一旦離開上帝的道，人的學習性會愈來愈差，愈學愈成廢物，很多人讀書讀到後來變成了蠢才。這裏有很多事情發人深省，知識有時叫人自高自大，有時候，知識用了以後只給人增加自吹的資本，卻百無一用。所以他話中有這個味道。

d) 道既高於天地萬物、也顯於天地萬物之間，天地萬物都服在道的旨意下。這一點他的看見是對的。他說天、地、人，都是人法地、地法天。其實，人和天地都直接效法道。他認為大道通行貫穿於宇宙之中，一切人為的努力最後都是零，最後該怎樣還是會怎樣，道只是順其本性自然而行，這是他說「道法自然」的意思；道順著它自己的自然，結果要降服於自己，做那些它不願意做的事，道是自然做的。這就像我們說在整個世界裏，上帝創造天地又貫徹著祂的道，如同詩篇 19:1-4：「諸天述說神的榮耀，穹蒼傳揚祂的手段。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，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，無言無語，也無聲音可聽。祂的量帶通遍天下，祂的言語傳到地極。神在其間為太陽安設帳幕。」學過道家的人聽了解釋後就覺得，啊，奇妙！在道家裏欣賞的東西，原來上帝早就提到了。無言無語還能傳出知識，原來知識不一定要通過言語傳達；沒有聲音可聽，竟能傳揚手段；諸

天都述說傳揚上帝的榮耀，因為一切的本身都是上帝的道的展現。所以他們是有揣摩看見的地方。

迷失之處：

a) 老莊在上帝普遍啟示的光照下所體悟的道，雖已達到了世人能夠揣摩的高峰，但還不是三一真神在聖經中所啟示的道。那個時期，道在中國文化裏是很特別的觀念；在約翰福音裡的原文是 word，英文翻成 Logos，希臘原文就是 Logos，直接取了希臘哲學裏的精華；赫拉克里斯特說 Logos 是統攝天地之間的最高原理。中文把 Logos 翻成道，是最妙了，很多人都說這字翻得很好。而老莊對於道的揣摩，卻不是三一真神在聖經中啟示的道，還差的太遠，他們只揣摩到「太初有道」（約翰福音 1:1）第一句話而已，只知那道是存在於宇宙之先，但還觸不到那道的本質是什麼。老莊不知人靠著神恩典的啟示，還可以進一步知曉「道與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這道太初與神同在」（約翰福音 1:1-2）。

真正有價值的東西，不是人自己靠著理性和經驗能把握的，乃是靠「啟示」而得的，這是基督徒特別得著的知識，聖經一講，我們全明白了，所以能「一步登天」，卻是老子當時想破頭都想不到的事。原來，這個道是與神同在的，因為「道就是神」。老莊他們的問題就在於不尋求神；哲學家以為找到最高的東西一定是非人格化的，之所以會非人格化，就是因為人心的詭詐，非人格化的東西讓你可以佔據，可以成為你的驕傲，因為是你自己找到的寶，而不是神向你顯示的。如果那最高的道是有位格的神，那就表示人根本找不到祂了，除非祂先來找人，然後人才願意向這位主宰謙卑跪下，因為不是靠自己能找到的。這中間有很大的不同，因為世人在罪惡裏是不可能真的去尋求神，只會尋找一個沒有位格的道。然而，「道與神同在」，道就是由天父上帝永恆所生的聖子耶穌基督，約翰福音講得非常清楚，這才是真正的道。

b) 老莊既然承認道不是世人可憑自己去認識、把握、言說的，而是「玄而又玄」捉摸不透的，他們告訴你這些都是不能說的內容，那要如何以道作為根本大綱著書立說、給人指引呢？這不是笑話嗎？

聖經中的以弗所書說到上帝讓人「真知道祂」，保羅說「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誰」，請注意，保羅能說他「深知」他信的是誰，但是老莊不敢講「深知」，他們甚至不知真正的知識接受範圍。上帝是啟示者，人是信靠者，老莊不知道如何將兩者接頭，所以只能說「玄而又玄」琢磨不透，弄得人一頭霧水，這叫人怎麼跟隨呢？我們就想到聖經說的：「他們是瞎眼領路的；若是瞎子領瞎子，兩個人都要掉到坑裡。」（馬太福音 15:14）他們自己也承認看得不清楚，那別人還怎麼跟呢？他們也算誠實了，他們說只有看到一點點，所以就只說了一點點，但這一點並不能讓人安身立命。信奉道家之說，找莊子輕鬆一下，這樣能給你生命的根基嗎？難道沒看見道家自己也在糊塗當中啊！

c) 不知天地萬物非從無位格的「道」順其自然地必然而「生」，乃是出自那有位格的道——上帝——自由且大能的創造。既不知上帝是天地萬物的創造者、供應者、審判者，就不會對祂產生敬拜、感恩之心。世界是怎麼來的？「萬物是藉著祂造的。凡被造的，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造的」（約翰福音 1:3）。老莊說是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」，道在萬物之先，為萬物之母、天地之母，他們用的是「生」而不是聖經告訴我們的「造」。

「生」與「造」之間是很大、很大的差別！這個部份非常重要，我還沒在其它資料裏看見過針對這兩者之分的評論，因為我學科學的背景，就知道其中有「造」與「生」的區別，而且區別很大。我以前講「科學與信仰」的講座時曾說過，希臘人的迷失就是認為世界是 *organic* 的，是某神祇生出來的。請注意，「生」是沒有選擇的，天地該是怎麼回事就是怎麼回事，就像人生 *baby* 一樣，你是被動的生出來，雖然他是你的爸爸媽媽，但你也無法按照你的意思生成什麼樣子，你只能聽天由命，生出來是什麼樣子就是什麼樣子，這就是他們講的「道」，它再偉大，它與天地之間的關係也只是一種 *law of necessity*，就是希臘人講的必然規律。「道法自然」表示天地怎麼出來、「道」自己是沒有選擇的。而聖經告訴人們，天地、宇宙都是上帝自由且大能的主動創造，因為「祂說有，就有；命立，就立」（詩篇 33:9），上帝說事情要怎麼成就就會怎麼成就，祂要怎麼說就怎麼說（參：創世記 1）。上帝可以創造一個完全不同的自然，因為上帝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是「絕對的自由」，祂不受任何必然性、牽制性的影響。

他們不知上帝是天地萬物的創造者，他們沒有給那道賦予位格，把道變成了非主動性的、非大能的、非自由的；他們也不知上帝的創造是祂隨心所欲的創造，因為那是上帝的榮耀。道家說的「道」卻不是隨心所欲的，而是照著自然的一套東西生出來的，所以「道」還必須要順著它自己裏面的規律行事才行，說這是「道法自然」。如果他們不知天地萬物的創造者、供應者、審判者是上帝，就不會對有位格的道——上帝——產生敬拜和感恩的心，也不會告訴別人要敬拜和感謝那道。這就是羅馬書 1:21 說的：「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，卻不當作神榮耀祂，也不感謝祂。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，無知的心就昏暗了。」所以，他們不可能得到真智慧，才會說出「天地不仁，將萬物當芻狗」，因為他們不知「神就是愛」（約翰一書 4:16），自然更沒有神願意愛罪人的這種想法。在聖經裏面講「信、望、愛」，愛是其中最大的，但道家裏面是沒有這些觀念的，儒家至少還講到要愛人。

2. 道家對「人」的看見與迷失

*否定人為努力，追求自然無為

「大道廢，有仁義；智慧出，有大偽；六親不和，有孝慈；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」
（老子《道德經》18:1-4）

為什麼世間有仁義呢？因為「大道」已經廢了。如果人都在大道裏，人都按照自然，所有萬物就都會跟著人，是很自然的，那就不需要仁義了。如果你是有仁有義的，你就根本不知什麼叫仁義；因為有邪惡，你才知道什麼叫仁義。為什麼有智慧顯出來呢？因為有很多歪理出現，世界已經不自然了，所以他要講一些智慧的話。「六親不和，有孝慈；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」意思就是說，我們今天如果需要講效忠父母的重要性，就一定表示人際關係已出現了危機，六親不合了；如果我們今天到了要表揚忠臣的地步，就表示國家一定出現混亂了。他們以這樣的角度來講，是說對了，他們已看穿世界的一個本質，就是不正常了。

「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；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；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」（老子《道德經》19:1-3）

因此，他們教導人要「絕聖棄智」，別再盼望什麼聖人了，也不用拜孔子、學智慧，不用聽那一套了，這樣就「民利百倍」，反而使人民的日子可以過得更好。「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」，就是不用談仁義了，愈教導好像愈像魯迅講的，滿篇仁義道德的結果還是「吃人」；人為的事常常愈弄愈糟，如果不講反而能出現孝慈。（真如他所說的嗎？那是另外一回事了。）「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」，就是告訴你不用再做生意了，你如果太注重物質利益，如果你很高興自己擁有很多好東西，別人就想偷盜它了；如果這東西算不了什麼，黃金、Rolex 都可以丟的話，那麼誰也不會想偷你的 Rolex。（我這支錶不是 Rolex，我只是拿起來舉例，千萬別誤會牧師戴個 Rolex。）

「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田獵令人心狂，難得之貨令人行妨。」（老子《道德經》12:1）

這世界五顏六色，讓你眼睛都看瞎了；你到處看、到處聽，都是靡靡之音，弄得你的耳朵聾掉。「五味令人口爽」這句話就讓人聽不懂了，其實這個「爽」字在古文中是口生病的意思，就是失去味覺了，山珍海味吃太多，好東西再也不覺得好了。（天天讓你上餐館，你就會知道有多慘。）「馳騁田獵令人心狂」，四處打獵令人發狂。「難得之貨令人行妨」，拼命宣揚有好東西，會讓你行動有所妨礙之類的意思。

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。雖重聖人而治天下，則是重利盜跖也。」（莊子《胠篋篇》）

最好不要教導人了，人愈聽教導就愈是反其道而行。「雖重聖人而治天下，則是重利盜跖也」，就是不要治國、平天下了（他是衝著儒家說的），因為嘴上愈是說得好聽，說是要治天下，但其實是以治天下為名把天下據為己有。這也是老子為什麼講「竊珠者誅，竊國者侯」，你若偷珠寶就會被當小偷抓起來判刑，可是你若把一個國家用自己的名義侵佔下來，你卻變成王、侯了。

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，以有涯隨無涯，殆也。」（莊子《養生主》）

這就是不鼓勵人學習了，（大家都說活到老學到老，是要鼓勵人嘛，never to late to learn.）他要你別學了，學了也沒用，因為你生是有涯的，而學問是無涯的，以有涯隨無涯，你是學不完的，所以別去學了，否則你會倦怠、癱掉、疲勞過度。（莊子很自相矛盾，一方面拼命寫文章故事要人家看，一方面又不鼓勵人去學。）

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」（老子《道德經》46:1）

這是說你引禍上身是因為你不知足；你得咎、被指責是因為你心裏有欲念，想取得東西，所以最好要淡薄、出世。

看見之處：

a) 遵循原道的人性是最好的。孔孟儒家要以仁義教化世人，因為顯明了這世界失去了原本的純真、這世界已經不得道，處在了被扭曲的不自然狀態。

基督徒看世界，看到的是不正常的世界；而這世界發生所謂「正常」的事，也不是基督徒認為的正常。在這一點上，道家倒很像基督徒的基本前提——這世界已經不正常了，大道已經失去了！聖經上說「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」（創世記 1:31），意思就

是原本按照神安排的一切都是好的，可惜現在已顯不出好，因為失去了祂的道。其實，道是在的，只是人背離了神，以為道沒有了，他們不去找這個道。

「律法本是外添的，叫過犯顯多。只是罪在那裏顯多，恩典就更顯多了。」（羅馬書 5:20）。為什麼說律法本來是外添的、為讓過犯顯多？律法是指好的標準。孔子教導說什麼叫仁、什麼叫義、什麼叫禮，這些都是指好的一面，是外添的，因為這世界有不仁、不義、不禮的事情，所以孔子才特別要人「克己復禮」，這樣教導是有道理的。

b) 世人所鼓吹的道德說教，根本無用，只會讓人變得更虛偽、更狡詐。

他認為人所說的善惡都是相對的，不過是以人自己作為標準罷了。這很了不起，他看透這一點了，不容易，聖經上說：「我們可以證明他們向神有熱心，但不是按著真知識。因為不知道神的義，想要立自己的義，就不服神的義了。」（羅馬書 10:2-3）孔子不知神的義，所以他自己說人該怎麼樣才能治國平天下、能顯出仁義。其實這只是立自己的義，沒有從神來的真知識。他們是向著仁義沒錯，好像挺有熱心的，到處奔走呼籲要有仁義。但是，難道人真的能知道良善嗎？路加福音 18:19 提到一個少年富人，「耶穌對他說，你為什麼稱我是良善的，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沒有良善的。」所以良善形容不能隨便濫用。從這個角度來講，道家是有看見的，齊善惡，你不要把人們講的善惡當回事。

c) 人生在世所造成或遭遇的禍害，追究到底，都是人自恃聰明、不自量力、貪婪導致的結果。你愈以為自己多聰明、多有能力、人定勝天，你搞出的問題可能愈大。傳道書 1:2-3 說：「虛空的虛空，虛空的虛空，凡事都是虛空。人在日光下的勞碌有什麼益處呢？」從這個角度來看，道家講的、你所欣賞的一些地方，聖經裏早就講了，這是聖經的絕妙。道家說不要再學了，因為「以有涯隨無涯，殆也」。這一點也沒錯，傳道書 1:18 告訴你：「因為多有智慧，就多有愁煩；加增知識的，就加增憂傷。」因為知識若不在神的道之下，就不是真知識。

道家說「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」，你學習不過是學人的經驗、理性、知識而已，但你學若是為了那個道的話，因為道比學高，你就要損而又損，損到無上了，就變成高了（超越）。聖經中的提摩太前書 6 章 8 節說：「只要有衣食就當知足，所以你出禍就是你不知足。」道家也說過有禍是因為人不知足。6 章 10 節：「貪財是萬惡之根。有人貪戀錢財，就被引誘離了真道，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」道家有看見的精華，聖經都已經指出來了。

迷失之處：

a) 他們不知人是神照著祂的形像造的，這形像中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。

請注意，我們不要把仁義、道德、上帝與道家所說的「失去大道」的事情分離開來看，因為在那個大道和自然裏面，已經包含真理的仁義和聖潔了，只是他們不知道而把它分開了，成了他們一個盲點。人犯罪以後，形像雖然有了損毀，但並沒有全然失去；人對善惡是非的辨識，仍有神的律法在人心作用。所以你不能說這種辨識就不要了，又說這只是人的標準，你一概不分善惡，何必再講它。這你就不對了！說得過份反而走到另一個極端去。聖經中的羅馬書 2 章 15 節：「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裏，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，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，或以為是，或以為非。」雖然這個是

非離上帝真正的道還有不完全的地方，但，有總比沒有好；有，是上帝的恩典和憐憫。但在這一點上，他們好像倒掉洗澡水時連孩子也一起倒掉了，道家有這種傾向。以弗所書 4:24 說基督徒是「穿上新人，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，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」，仁義本身是真理的一部份、是真理的一個屬性。道家所講的道若是已經離開了仁義，那還怎麼能講道呢？

b) 人無法被教化行善，證明了人確實是死在罪惡過犯之中，但卻不能由此虛無否定仁義良善的真理價值。

「人無法被教化行善」，這一點他們批判得很對，儒家鼓吹了半天也是沒用，在在證明了人確實是死在罪惡過犯中，可惜他們都沒有下這個結論說「人死在罪惡過犯中」，然而他也不能由此虛無主義地否定仁義良善的真理價值，說「絕聖棄智」，這是不對的。即使仁義講起來有時也是偽善、有不完全的地方，但你也不能把它丟掉，那就更不好了，例如說政府常常是壞的源頭，但是沒有政府的存就可能更不好了。

「文士和法利賽人，坐在摩西的位上，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，你們都要謹守，遵行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，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。」（馬太福音 23:2-3）儘管法利賽人被耶穌痛斥得厲害，但法利賽人講得對的地方，耶穌並沒有因人廢言，明明人家講了對的話也硬說成不對。雖然孔子、儒生他們自己做不到仁、義、禮、智，但若因他們做不到，所以你也別去做，這就不對了。你要照著他所說的去做，但不要照著他所行的去做，這才對。其實不光是法利賽人，每個人都是這樣，說的總比做的好，做的總是跟不上說的。

「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麼？斷乎不是。叫我死的乃是罪，但罪藉著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顯出真是罪，叫罪因著誠命更顯出是惡極了。」（羅馬書 7:13）如果因為有罪的出現，就把誠命本身也丟掉，這是道家一個很大的迷失。在這段經文裏，保羅分得很清楚，並不是因為誠命來了讓人死，所以就別誠命了，因為誠命本身是良善的，讓你死的其實是罪而不是誠命。

c) 道家譏笑道德說教、否定人的求知學習，開出的卻是另一種「智慧」教化的途徑。

他們教人不要學，但又生出另外一種「智慧」，告訴人這不是要你學而是要你體悟。他們鼓吹「無為」，固然可以減少人因盲目自大、想有所作為而造成的禍害（例如中國的大躍進、與天鬥的盲目），但人的無為並不是順乎人性中的自然。人的無為是自然嗎？錯！人能夠有所作為原本是上帝造人的目的啊，所以你心裏會想有一番作為，這就是上帝給人的一種本性。因此，這問題的關鍵，不是爭論道家的「無為」或儒家的「有為」，而是人究竟要為誰去有為或無為？又是靠著誰能夠有為或無為？如果沒有上帝，不管你有為、無為，最後統統會變成無用之為。如果你的有為不是靠著神，那你寧願不要有為；如果你的無為是靠你自己，那你也不要無為，你要情願靠著神有為。

不要靠自己，這是對的，「他對我說，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。萬軍之耶和華說：不是倚靠勢力，不是倚靠才能，乃是倚靠我的靈，方能成事。」（撒迦利亞書 4:6）從這個角度講，是不要你有所作為，因為罪人有為是完全靠著肉體行。但這並不是要你因此就無為了，而是要你不靠自己有為，要靠神去有為，靠神方能成事！所以基督徒更要有為。過去你在世間拼命奮鬥都是為了自己，如今到了基督裏是不是就完全躺下來，自己什麼都不動了？這也不對！基督徒反而要應更加殷勤，現在跟隨神，不

懶惰、開始更加殷勤，比為了自己還更殷勤。所以作了基督徒之後，會感覺時間更不夠用，「應當更加殷勤，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，你們若行這幾樣，就永不失腳。」（彼得後書 1:10）你的殷勤不是代替上帝做，因為恩召與揀選本是從上帝來的，人的殷勤只是把持住、行出來上帝給你的恩典。

***否定物我生死差別，尋求超脫逍遙**

前面是否定人的努力，這裏進一步否定了人和環境，變成人和事物都沒什麼差別了，物我之別、生死之別都不重要，因為要尋求超脫、逍遙。莊子的《齊物論》特別宣揚這一點：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而萬物與我為一。」因此，人算不了什麼，是不是挺豪邁？挺豪邁的。瀟灑嗎？挺瀟灑的。但是聖經說，要看看祂造的天地，才知我們人算得了什麼。而莊子說的卻是萬物與他一樣，都歸於一了。

《齊物論》裏有一個莊子夢蝶的故事，「昔者莊周夢為蝴蝶，栩栩然蝴蝶也。……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？蝴蝶之夢為周與？」這意思是說，有一天莊子夢見自己變成一隻蝴蝶，突然間醒來，他就搞糊塗了：夢中的蝴蝶是我莊周變的，或是我現在醒來的這個莊周是蝴蝶變的？到底是夢是真？現在我是在夢裏，還是剛剛在夢裏的才是真實的？他的意思就是完全沒區別了，變成一種無差別的人生。

莊子在《逍遙遊》中說「列子禦風而起」，乘風而起，比麻雀還厲害，但他還不夠自由，為什麼？因為沒有風，那怎麼辦？你還是要靠著風才行啊，雖然你瀟灑、你飛得高，但還是需要乘風而起。他一定要進入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呢？「乘天地之正，而禦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！」意思是說，我要乘著更大的能力，從天地之正而出，「以遊無窮者」就是沒有任何區別，「惡乎待哉」就是沒有任何東西能害我、限制我。他期待這種自由逍遙、無拘無束的意境。

他又說：「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鯤……化而為鳥，其名為鵬……」，鯤鵬萬里，一生出來就九千里，扶搖直上九萬尺，他真是好大、好瀟灑的口氣啊！莊子在《至樂篇》中寫道：「莊子妻死，惠子弔之，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。」就是說莊子的妻子死了，他的朋友惠子來吊唁，莊子卻高興的鼓盆歌唱。惠子問，你怎麼這樣呢？你妻子好歹也為你生兒育女。莊子說，他本來也難過，後來想想，幹嘛難過呢？她現在與天地化成一樣了，她本來從無中出來的，經過一段時日再歸到無裏面了，這不是最自然的事情嗎？既然是最自然的事情，我卻在旁邊哭，那不是顯得不自然了，因此，為了自然，我應該要回歸自然。

莊子是完完全全否定了人的真情真愛的流露，把惜別、憂傷看成是不自然的事。他不要情感，所以莊子有很大的問題。別看他那麼逍遙，他想逍遙在自然當中也是因為他在人群中交不到朋友了，誰和他在一起都會感到痛苦、感到不舒服，他根本看不起人的情感，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一個很大的問題。

看見之處：

莊子否定生死差別的那段話，是因為看見人的痛苦和煩惱是來自對世界與自身關係的不正確，這種看法完全對。人想自由、超脫，就要打破人的自我中心、患得患失，這說的也對。現在世上有很多學派，包括馬克思批評資本主義的很多地方，也是對的，但

問題是，你可以批評，卻拿不出另一種建造的辦法，結果你提出的方法更糟。莊子講人太患得患失了，要打破執迷、自我中心，什麼事情都不要看得那麼大。結果他就走到另一個極端了，變成沒有情、沒有愛、沒有義，這又不對了，甚至更糟。

「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，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，便說，人算什麼，你竟顧念他；世人算什麼，你竟眷顧他。」（詩篇 8:3-4）從某方面說，祂是不需要來眷顧人的，人算什麼？在道家來說，人在天地中算不了什麼，所以不要以人為中心，而要順著天地的自然去行，凡事都不要太執著。這一點他說對了，但他並不能說人就與天地為一、與天地並生了。人是在天地之中，上帝告訴我們，其實人很渺小，而且「多有智慧，就多有愁煩；加增知識的，就加增憂傷」（傳道書 1:18）。

迷失之處：

莊子不知人的一切痛苦和煩惱是因著人犯罪、背逆了神，死亡不是人順其自然的結果，而是人犯罪的代價，其結局是可怕的；人只有蒙神憐憫揀選，才能得著真正的生命和自由。他不明白真正的扭曲是因為「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從罪來的，於是死就臨到眾人，因為眾人都犯了罪」（羅馬書 5:12），死是罪的結果，死不是在那種「自然大道」中最自然的結果；死乃是毒鉤，是可怕的事情。人對死有恐懼，人都不想死，親人死了會感到悲傷，這是出於上帝給人應有的情感，這才是真正自然的反應。所以像莊子那種理論，是沒人能夠學的，如果自己的親人死了還能唱歌跳舞，他所謂的想得開，有幾個人能到那種境界啊？不過是表現了一種冷酷，誰嫁給他可倒了霉！

「耶穌對信祂的猶太人說，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門徒，你們必曉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。」（約翰福音 8:31-32）什麼叫真自由？真的自由就是要曉得真理，真理必讓人自由，這個自由就讓你不再住在罪裏。然而莊子講的自由，是與罪一點關係都沒有的，他說的自由只是一種精神上的、完全無拘無束的、消失在永恆中的一種境界，他認為死是得自由的一種方法。這完完全全錯了！死表示了人不自由的真正問題，就在於人是被死捆綁住的。

3· 道家對「社會」的看見與迷失

「將欲取天下而為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。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，不可執也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」（老子《道德經》29:1-2）

這話更應該講給現在中國當政的人聽，老子的意思不是像毛澤東說的「江山如此多嬌，引無數英雄盡折腰」。老子說「將欲取天下而為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」，就是說如果你要取天下、治天下，你根本得不到天下，想得也得不到，即使你得到了也是假的得到。「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，不可執也」，神器是很神聖的器皿，你不可隨便拿它來做什麼事，也不可執著的把它歸為己有。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」，如果你一定要取它，你一定會敗；如果一定要去執政治理它，你一定會失掉它。從這個角度講，他是有先驗的，英雄人物想統治世界的美夢其實是不可能的。

「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。」（老子《道德經》30:1）

這一點和孔子稍微有點像。你拿天下大道來輔佐你的君主，不是走富國強兵的道路，不是搞槍桿子政權。這一點老子講得非常好，很可貴，所以他反對戰爭、反對互相屠殺。

看見之處：

a) 道家警覺到權力崇拜的危害，對於各諸侯以完成統一大業之名提倡富國強兵，實為折騰百姓、使人彼此相害相爭，深惡痛絕。他不希望大家有這種大國心態，說要「統一中原」，其實都是害老百姓，人民從裏面沒有得到什麼，大家都是被愛國主義驅使，為統治者賣命。老子若聽見現在搞英雄的、鼓吹秦始皇的，大概會氣死。

聖經中的撒母耳記上 8 章 19-20 節：「百姓竟不肯聽撒母耳的話，說，不然，我們定要一個王治理我們，使我們像列國一樣有王治理我們，統領我們，為我們爭戰。」撒母耳告訴百姓，立王有很多害處，上帝早說了立了王之後，王會征你的稅，會驅使你的兒女，但那些百姓仍堅持說：「不然，我們定要一個王治理我們，使我們像列國一樣有王治理我們，統領我們，為我們爭戰。」由此可見，老子比這群以色列百姓高明太多，這些以色列人是被痛斥的，因為不聽神的話，還要立王為他們爭戰，這就像中國現代愛國主義「憤青」的一個翻版，不珍視個人價值，而把個人價值綁在國家價值之下了。

迷失之處：

a) 道家不知道在人的群體生活中，權柄的建立、倫理的規範和禮法的本身並非是對人個性自由的壓制，而是在罪人的社會中，有上帝施恩其中、保障了文明的秩序。這些禮法本身沒錯，只是做的人錯了。有倫理規範，可以使人像個人、作兒女的像兒女、作父母的像父母、作妻子的像妻子、作丈夫的像丈夫。聖經裡提到人的本位，從這個角度說，是反對「君君臣臣、父父子子」那一套的。聖經已告訴我們，在罪人的社會中，上帝施恩保障了文明次序是很重要的，聖經從來沒有要人打亂這種次序；你得救了，仍要守住自己的本份，哪怕當時你是奴隸，信主得救後還是在你主人的權柄下，上帝並沒有否定治理的權柄和制度的本身，乃是說人應該用什麼心態去對待它們。然而道家卻全盤否定掉了。

你看，「耶穌叫了他們來，說，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，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。」（馬太福音 20:25-26）因為大家都想坐在耶穌的旁邊，但耶穌沒有說大家的位置和權柄大小都一樣；耶穌說，有些位置確實是特別尊貴的。耶穌從來沒講平均的、平等的，祂只是告訴我們：「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，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，只是在你們中間，不可這樣。」不可超權、不可拿權轄制別人，並不是要你因此就不分君臣、沒有大小。耶穌說「大」和「小」的性質，與世人的理解完全不一樣，因為「你們中間誰願為大，就必作你們的用人」（馬太福音 20:26），意思就是說，為首的要為僕、有服侍的心，但首還是首，群中還是要有人為首，這樣才可以行事。所以絕不是說沒有大小、大家都一樣，好像《齊物論》講的那樣，道家講的那一套是行不通的，任何社會都不可能照著道家的辦法去行。

b) 從許多方面看，道家與儒家是互相對立、截然不同的，例如說，儒家是教化、激發人性之善，建立維護社會的倫常秩序，以「天下一心，歸仁復禮」為最高境界；道家

卻相反，它是棄絕人為，回歸自然，泯滅差別，淡泊人欲，返樸歸真，進入逍遙自在，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永恒中去。前者是進，要建立人間的次序，講天下歸心，是大群體的建立；後者是小國寡民，「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」（老子《道德經》60:1），這句話很有名，「小鮮」就是小魚，治理一個大國像是烹煮小魚一樣，要小心啊，你不要多翻牠（它），多折騰就壞事了，你就讓牠（它）自然而在，若你一動大手術，就會出事情。

不過，道家對社會的看見與迷失之中，有值得一提的不錯的看見，就是藐視官場。莊子在濮水釣魚時，朝廷派兩個人去問他要不要作官？他說他若作官，就是個神龜擺在那邊，是死的，給朝廷用；而若作一條小魚，可以在泥漿裏爬，你說哪個好？朝廷人說，但小魚是活的啊！莊子就說，對呀，所以我寧願作一條小魚在泥裏爬。

c) 莊子否定了人們相愛的最高境界。

「泉涸，魚相與處於陸，相呴以濕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」（莊子《大宗師》）

泉水乾掉後，兩條魚互相吐些口水塗一塗，彼此苟延殘喘一下，我有一口氣給你，你有一點口水給我，讓我們一起活下來，這叫「相呴以濕，相濡以沫」，這本來是人們相愛的最高境界，但莊子卻說「不如相忘於江湖」，意思就是這有什麼好？因為沒水才造成的，如果有水，牠們根本不會這樣做。要自由自在？他叫你不要把人類友情看得太執著，因為別人常使你失望，人是不可信的。從這一點說，是沒錯，但反過來說，如果這種行為算不了什麼，愛本身的價值也就失去了。有水時，我們大家最好是你不靠我、我不靠你，不要有彼此怎樣的事情，這是莊子要的境界，所以莊子一生沒朋友。他和朋友惠子每次談話就抬槓，莊子若說，你看這個魚是很開心的；惠子就說，你又不是魚，你怎麼知道魚很開心？然後莊子說，你又不是我，你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開心呢？兩個人槓來槓去。等惠子死了，莊子就連個對話者都沒了（雖然常抬槓，但惠子至少是他的對手），其實莊子也可憐，看他瀟灑，其實內心悲涼。

四·基督——除祂以外，別無拯救

1·道家學說對中國知識分子獨特的吸引力

老子對「道」獨具慧眼的洞見、莊子開拓的豁達逍遙境界，提供了一條有別於孔孟說教的人生出路，兩千年來吸引、影響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世界。聽人說教總是有點不舒服的，板著臉教導你，你在下面老老實實地聽著，然後叫你要好好做、守規矩，以罪人的罪性來說，人怎麼肯呢？所以老莊想了一條瀟灑、不拘一格的「出路」，就成為知識分子的一條退路。

林語堂說：「以心靈及才智而論，老子比孔子有較大的深度。如果中國只產生一個孔子，而沒有他靈性上的對手老子，我將為中國的思想感到慚愧。」（摘自《信仰之旅》）林語堂認為老子比孔子更重要。

臺灣的陳鼓應教授，他是個無神論者，非常左傾，他評價莊子，說：「讀莊子書確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覺，在他的眼裡，世人就如一窩吱吱喳喳、跳跳躍躍的小麻

雀……，你會覺得他簡直是千古一傲人。在人類歷史的時空中，孤鴻遠影，獨與天地精神往來。」（摘自《莊子哲學》）

莊子是看不起作官的，他說知識份子就是猴子，互相爭吵不休。莊子對什麼都看不順眼，他是陳鼓應崇拜羨慕的對象。很多知識份子在人際關係失敗後，都不肯謙卑下來，又不肯遷就配搭，便只好獨自與天地精神往來了。很多人都是這樣，沒有團隊精神，受道家影響很深。

2· 儒道二家在人罪上的殊途同歸

a) 無論是儒家或道家，都不認識聖經中所啟示的三一真神，也不尋求祂。

子貢曰：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；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（孔子《論語》5:13）原來聽了半天，孔子就是沒告訴我們什麼叫天道，天道不是最重要嗎？我們作禮等等這些事情，是跟著天道，但天道卻「不可得而聞也」。這是作弟子的在抱怨老師孔子，因為孔子並沒有教他們去認識道、去尋求神。那麼，天道是怎樣的？正如莊子在《齊物論》中所說的：「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。」六合，指東西南北上下；意思是說，在我們看得見的空間之外的事情，我們都不要去談它，上帝是人看不見的，所以「存而不論」。中國知識分子就是抱著這種存而不論的想法，甚至不願意為此辯論，真是非常糟糕。

b) 不論是儒家的「有為」或是道家的「無為」，其根本還是「靠著人自己」。你要有為嗎？靠你自己。你要無為嗎？也是靠自己。道家講，你的本性是自然無為的，有為是動，無為是靜。

子曰：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」（《論語》15:29）儒家學派很強調人的主觀能动性，人要積極，所以說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，意思是說，「道」是從人的本性裏發出來的，還要歸在人裏面。

而道家講的「道」，是比人高很多、比天還高的。道家對「道」的出發點和定義與儒家不同，故云：「我無為，而民自化；我好靜，而民自正；我無事，而民自富；我無欲，而民自樸。」（老子《道德經》57章）都是我、我、我，還是從自己出發，如果我無所作為的話，民就能自我教化了，不需要我去教導他們，他們自己就會好了；我如果好靜，我就不需要說什麼、不用折騰他們，他們就會自己發現應該歸正。至於「我無事，民就自富」就有點資本主義的味道了，不要搞計劃經濟呀，要自由市場、要靠自己發財致富，搞點自留地，他就能自富了。「我無欲，而民自樸」，就是作君王的如果能簡樸，百姓就會上行下效跟著簡樸。雖然這理想很好，但還是從人自己出發，然而人的問題也正好在這裡。

c) 不論是儒家追求的「內聖外王」，或是道家理想中的「返樸歸真」，都顯示出讀書人的清高自傲，其實都是一回事，殊途同歸，因為返樸歸真、內聖外王都是靠人自己的努力。

孟子說：「如欲平治天下，當今之世，捨我其誰也？」（《孟子·公孫醜下》）這叫當仁不讓，要有為嘛！這是儒家說法。再看道家，莊子說：「以天下為沉濁，不可與

莊語……獨與天下精神往來。」（《天下篇》）意思就是，這天下都渾濁一潭了，怎能與我同等而語呢？我和他根本沒什麼好談的，我要自己與天下精神獨往獨來。說到底，獨往獨來就是你孤傲嘛，人就是驕傲。所以，中國的知識分子通常就是這兩種心態，一個是主宰的身份，我作你的老師、我作你的官，否則我就不和你一起，這是儒家。道家呢，我不要和你一起，我要自己登峰而行，我自己歸回山林自隱。他們都認為群體沒什麼價值，他們永遠不會像耶穌那樣進到人群之中、來到罪人之中。

d) 最糟糕的是，中國讀書人不學儒道兩家之長，卻採兩家之短，過著投機取巧的功利人生。讀了儒家、道家思想，裏面有很多好東西都看到了，可是聖經提到「人心比萬物都詭詐，壞到極處，誰能識透呢？」（耶利米書 17:9）很多人學了儒、道學說之後，他左右逢源，儒家說要「有為」的時候，他偏偏用道家的「無為」去應付；道家說要「無為」的時候，他偏用「有為」去應付。例如，欲取世上功名利祿時，他就以儒家面目出現，進入官場，大顯身手，想在世上積極有為。這時他覺得要積極有為，其實目的是為了功名利祿。你要做大嗎？要做大就要負上風險。等到日後遇到要為真理說話、為百姓負責的時候，他又不肯當仁不讓了，這時他就學道家的無為隱退，逃避責任，以求自保。為功名利祿時，人應當無為；為了百姓和真理時，人應當有為。可是中國的讀書人常常是相反而行，這是最糟糕的地方，包括我自己，差不多都從這兩家找自己血性裏面最喜歡的方式，所以，進或退都沒有價值，最後統統變為無用了。

3· 道家的真正出路——耶穌基督

a) 道家把「退隱」作為遁世的出路，可是「我往哪裏去躲避你的靈？我往哪裏逃避你的面？」（詩篇 139:7）你根本沒有退路，你想退出上帝的面嗎？你最多只是避開人和事而已，你不能離開上帝的。所謂歸隱山林，也只是自欺欺人，因為山林也是上帝所造的世界。

b) 道家把「虛靜」作為修身的功夫，然而，只有神才能使人歸回安息，「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，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。」（以賽亞書 30:15）但人竟然不肯，想憑自己去找馬大、力大的去做。問題是，只有得救才能歸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靜安穩。所以得救、得力的真正來源，道家實在不知道。人只為自己，能安息、平靜得了嗎？你會發現自己騙了自己。

c) 莊子希望自己能像一隻大鵬鳥，展翅上騰達到自由，然而，只有「那等候耶和華的，必從新得力，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，他們奔跑卻不困倦，行走卻不疲乏。」（以賽亞書 40:31）列子想乘風而起都不行，因為他必須靠風。你還想「乘天地之正氣」？天地正氣在哪裏呢？在上帝那裡！因此，等候耶和華上帝才能使你從新得力，從神而來的力量、靠著神的人，才能如鷹展翅上騰，奔跑不困倦、行走不疲乏，達到莊子想要的那種境界。

中國人對聖經讀得很少，看了一點莊子的東西就被吸引過去了；如果讀過聖經就能「登泰山而一覽眾山小」，連孔子、莊子都顯得渺小了。而不讀聖經或讀不懂聖經的人便說「我讀莊子一覽眾山小」，這個毛病就是人的罪，因為不認識——

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們中間，充充滿滿地有恩典、有真理。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，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。」（約翰福音 1:14）

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」（約翰福音 1:29） 人的罪孽若不除，莊子說的境界是你永遠達不到的，也沒法得到真正的平安和逍遙。

「除祂以外，別無拯救，因為在天下人間，沒有賜下別的名，我們可以靠著得救。」（使徒行傳 4:12）